

# 马克思论生产连续性的重要性

## ——基于《资本论》的理解

赵建

内容提要: 保持生产连续性, 加快资本周转, 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途径之一。生产连续性也是宏观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条件。本文通过梳理马克思的速度经济观, 可以发现: 连续性产生于大规模的协作、分工与机器生产, 进而是资本循环的内在要求; 另一方面, 经济危机就是社会再生产连续性的中断; 而相应的制度创新是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的连续性。这些思想对于理解现代经济的运行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社会再生产; 连续性; 制度创新

DOI: 10.19365/j.issn1000-4181.2018.04.01

### 一、引言

伴随后福特制生产模式的兴起, 速度经济(economies of speed)<sup>①</sup>就是说, 在竞争条件下, 厂商以更短的时间和更低的成本完成生产和经营过程, 从而获得(超额)利润的活动, 是继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思想之后, 可以提出予以研究和应用的重要经济效率概念之一。速度可以节约时间、放大空间, 以至于改变运动的形态和效果。然而, 速度经济也不是一味地提高速度, 就长期和整体而言, 运动过程的连续性才是关键。从微观看, 生产连续性好的企业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并且能获得更多利润。从宏观看, 生产连续性也是经济总体顺利运行的重要条件, 失去连续就表现为经济危机。马克思认为, 时间节约是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和发展的趋势。这一思想, 从根本上强调了时效对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 而连续性又是取得时效性的重要条件。而且, 除了这种一般论断而外, 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还有大量关于生产连续性的经济意义的具体的论述, 并且明确提出了“连续性本身就是一种劳动生产力”的观点<sup>②</sup>。因此, 整理和阐发马克思的时效经济观, 对于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尤其是工业)的生产体制、运行条件及其变化规律, 很有意义。20世纪下半叶以来, 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 21世纪初, 中国进入高铁时代。这些重大的技术革新, 不仅其效应逐渐彰显, 同时也对经济管理的进一步合理化科学化提出了挑战。本文主要是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相关思想的梳理。

### 二、连续性产生于大规模协作、分工与机器生产的过程

人类不断地生活需要不断地生产。生命连续性是生产连续性的根源。连续的生产活动对通过分

收稿日期: 2018-03-01

作者简介: 赵建,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博士。

① 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 1987, 《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 北京: 商务印书馆, 第324-325页。

② 马克思, 1975, 《资本论》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第312页。

工和交换实现的经济来说,意义也十分重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当时资本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划分为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生产三个阶段,并且认为,生产连续性要求是在其中各个阶段都存在的客观现象。

### (一) 协作生产的连续性

马克思认为,“协作就是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sup>①</sup>。从前提上看,协作的范围和规模取决于资本积聚的程度,因此从整体上产生了连续性要求,而且这种要求对协作本身是必须的。首先,在集体劳动中,个人单独操作构成整体操作的环节部分,工人轮流的动作使得生产过程不至于中断。反过来,不间断地生产也就成了集体协作劳动和完整结束生产过程的客观条件。正是由此,结合劳动创造了某种独特的、大于个别力量简单相加的“集体生产力”。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规模经济”——产出倍增大于投入倍增。马克思指出,连续生产本身,就能带来经济上特殊的效率。比如,同时多方面和多方位的操作可以缩短总时长、可以充分利用原材料、可以避免固定资本的无形损耗……等等。而且,连续生产既扩大了劳动发挥作用的空间范围,又相对缩小了生产必须占据的空间领域,就是说,增加了生产的集约化。在此过程稳定下来以后,连续性就逐渐成为所有协作的技术性要求。不仅如此,原初的技术变化还会引起组织结构的变化,导致相应的管理职能应运而生,可以说,体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一种路径。在这里,生产过程先分解为局部操作或特殊阶段;接着,顺序进行的生产缩短了原来不同操作之间转接的空间和时间,也节省了完成这种转换的劳动量;进而,一个工人的劳动结果,成了另一个工人劳动的起点,要求每一道工序紧密衔接。于是,互相补充的各个劳动过程就不间断地、共时地、并列地进行下去。

### (二) 分工生产的连续性

马克思指出,工场手工业的突出特点是分工。“分工首先使局部操作简单化、多样化,并且使各个专门职能相互之间的相对量的关系,建立起数学上固定的比例”。马克思说,这是自然科学对大规模生产过程的切入点,是科学管理思想的起点<sup>②</sup>。至于分工的效果,一方面,它使工人的劳动能力特定化,使工作岗位分出等级和类型;能力的片面化使劳动力价值降低,有利于降低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sup>③</sup>整体劳动和谐构成一种共同性和对个体而言的外部性。另外,动态地看,越发达的分工,越要求不同的工序互相契合,过程的连续性变得十分关键。提高生产效率的连续性的原因是,“每次由静止到运动所需要的力量的额外损耗,为已经达到的正常速度在较长时间的持续所补偿。”<sup>④</sup>

### (三) 机器生产的连续性

马克思认为,在大工业时期,物理上刚性的机器的运转无疑更需要连续性。首先,用机器来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标准化的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就是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分配和衔接问题。这样,产品的制造过程更多地体现为人类用技术控制的物质变换。与保留异质性的技术的手工业相比,机器生产形成了真正的技术上的统一性。马克思说,“只有在劳动对象顺次通过一系列互相连结的不同的阶段过程,而这些过程是由一系列各不相同而又互为补充的工具机来完成的地方,真正的机器体系才代替了各个独立的机器。”<sup>⑤</sup>机器加工可视为物理动

---

①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62页。  
②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84页。  
③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03页。  
④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78页。  
⑤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16页。

作连续体系,连续性就是运行的机制(mechanism)。其次,机器工业把自然力量乃至自然科学都并入了生产过程,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机器生产强烈要求品种、规模和速度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甚至半成品在不同加工工序中的转移也愈发地由机器体系自身来进行。“如果说,在工场手工业中,各特殊过程的分离是一个由分工本身得出的原则,那么相反,在发达的工厂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各个特殊过程的连续性。”<sup>①</sup>连续性的要求由此达到了某种极致,硬化为规则 and 标准。再次,机器生产的技术要求变化必然进一步带来劳动的组织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团队劳动过程的协作性,现在改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即由机器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机制来决定了。各种机器以及由它们组成的系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资本家为了防止无形磨损,一般会采取轮班制或拉长工作日,机器不停运转亦即连续生产,由此变成常态。缩短有酬劳动时间的同时,极大地增加了过程的规则性、秩序性、连续性和成效。机器生产符合资本积累的内在要求,因而成长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典型形式,企业管理中的“泰罗主义”乃至“福特生产制”都与之相关。

实际上,通过比较阅读,马克思对当时工业生产过程所了解到的许多做法,与当代精益制造(lean production)方法的一些要求,比如,工人多面手的工作技能,“单件流”制造程序对库存和积压的减少,控制节拍时间以实现准时化……等<sup>②</sup>可以说是如出一辙,触及了连续生产或速度经济的规律性。在企业内部,保持生产连续性可以减少原材料和劳动时间的浪费,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看来,连续性是一个生产力因素,一个微观效率因素。穿越历史的时空,其思想的内核在当今依旧有解释力。

### 三、连续性是产业资本循环和周转正常进行的内在要求

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资本的不断积累与重复和连续的剩余价值攫取是一致的。如果说前面考察的具体的生产过程连续性似乎发生在单个资本内部的话,那么,整个社会生产的连续性就要依赖于相互联系和互相作用的不同资本之间互动了。让我们先看单个产业资本的情况:

#### (一) 资本循环的连续性

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静物,而是不断变形、不断运动、通过流变实现增殖的价值。资本循环就是从一定的形态或流通阶段出发,经过形态变换和职能转化,最终带着剩余价值回到起始形态或运动阶段的过程。实际上,作为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组成部分,所有的资本部分都要依次循环,而又要同时处在不同的阶段上。每一部分的相继进行,是由各个部分的并列存在即资本共时性分割所决定的;而各个部分的并存,又是由每一部分相继通过不同阶段动态地实现的。就运动的连续性而言,决定不同职能资本并列存在之所以可能,只是由其各个部分相继经过不一样阶段的不停运动。或者说,并列存在只是相继进行的表达。由于每一个特定循环都决定着总体运动的状况,因此,完整的产业资本总是时间上同时地、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运动阶段上,所有环节和进程互相依赖,理论分析上成立的三个个别循环只有在现实的统一的运动中,才实现了连续性<sup>③</sup>。就是说,如果运动过程是分阶段的,且存在某一阶段的快速被另一阶段慢速所抵消的情况时,就无法实现全部过程的时间节约,此时,各阶段的连续性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只有各个阶段运动良好的连续性可以保证总过程时间上的节约。可见,既然空间上并存、时间上继起是产业资本正常循环的条件,而资本循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是社会再生产,因此,连续性也就成为不断循环的(单个的或独立的)产业资本内在的必然要求。

#### (二) 资本周转的连续性

呈周期性循环的资本就是资本周转。马克思认为,就资本周转而言,首先要看到它在生产过程中

<sup>①</sup>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18页。

<sup>②</sup> 詹姆斯·P·沃麦克,丹尼尔·T·琼斯,1999,《改变世界的机器》,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9页。

<sup>③</sup>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21页。

区分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因为固定资本流通的独特性,其周转也是独特的:一方面,它的价值分次地作为所产品的价值而作流通,逐渐地变形为货币,到其使用寿命结束时,才完成全部替换。另一方面,它的价值又部分地被束缚于生产资本的使用价值形态上,在生产中执行实际的职能。至于流动资本,则全部地和一次性地将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也就是完成其不断循环,不至于使连续的生产过程发生非意愿的中断。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这些特性,决定了从社会层面,必须对二者作合理的分配,分配比例的动态一致性,构成资本周转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必要前提。如果由于大企业的性质拒斥了生产规模缩小的可能性,从而也排除了减少每一固定时间需要预付的流动资本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就只有流动资本再追加才能维持生产连续性。马克思认为,在企业管理中,追加资本经常的目的,是把原本连续的劳动过程因流通时间打断而引起的空隙填补起来,因此保证生产过程不受其他干扰的影响<sup>①</sup>。另外,固定资本在使用中会发生物理损耗,此时通过追加支出对其进行维修,也是为了保持其在实际发挥生产职能时不至于中断。这些都是后来资本信用关系的生长点。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太发达的阶段,那些需要很长劳动期间,因而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大量投资的企业,特别是只能大规模经营的企业,例如筑路、开凿运河等等,或者完全不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而由公共团体或国家出资兴办,或者只有很小一部分靠资本家自己的财产来生产……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时期,一方面大量资本集中在单个资本家手里,另一方面,除了单个资本家,又有联合的资本家(股份公司),同时信用制度也发展了,情况才发生变化。”<sup>②</sup>可见,是否能够保持生产的连续性,在更大的范围内,甚至是一个生产过程能否成为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的起码条件之一。在这里,生产连续性势必成为资本市场竞争的条件,是企业获得动态经济效率的重要途径。同时,这也说明了金融制度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 (三) 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与生产连续性

资本运动顺序通过生产和流通两个阶段,资本循环的时间是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总和。然而,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可能不一致,一旦劳动过程中断,既没有价值形成,也没有剩余价值产生,或者,出现价值丧失(*devalued*)<sup>③</sup>。这样,对效率的追求,就是尽可能地使劳动时间与生产时间互相匹配。因为,“显然,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越吻合,在一定期间生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价值增殖就越大。”资本主义追求效率的趋势,是尽可能缩短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部分<sup>④</sup>。

不仅如此,有时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也是相互不一致的。在流通时间内的资本不具有原发的价值的生产性,属于非生产费用(*faux frais*)。因此,流通过程的时间长短,对生产过程的延长或缩短,或者说,对于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资本的规模的扩大或缩小,会有一种消极的限制作用。由此,对于效率的要求,无疑是尽可能地使流通时间缩短。由于相对来说最困难的环节是商品的销售,因此,流通时间缩短就变成提高资本运营效率的关键。资本之相互分工,商业资本职能分立,使流通专业化并且独立出来,可以有效缩短流通时间,加快资本周转。

至于流通中产生的额外费用,由于它是分工和交换必然产生的,对社会资本总体运营来说,就成为必要的“非生产费用”。尽管它的开支既不生产商品,也不创造价值,反而要从既定的剩余价值中扣除,但是,由于它的专门支出比起生产+流通的混合不分来说,更有助于腾出生产时间或增加用于生产的支出,因此,它具有间接地促进效率的积极意义。而且,在专门的商务中,通过集约安排,也是存在规模经济的,就是说,流通行为越是社会化、越集中地进行,就越能节省单位商品的流通过费用。

因此,全部流通性费用,在支撑连续的社会再生产的意义上,都是必要的。马克思说,流通过费用虽

①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91页。

②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60页。

③ 大卫·哈维,2017,《资本的限度》,北京:中信出版集团,第162页。

④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41页。

然不生产,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但是,当它的支出有利于增加总体生产的效率时,又成为一个另一个层次上必要的因素,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之一。本来,研究生产连续性似乎不需要涉及非生产费用。但是,由于生产的社会分工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节约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又增加非生产成本,因而从整体效率的角度看,生产费用和非生产费用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进而,作为完整的产业链,在提高全部资本运营效率上是需要统一予以考虑的,甚至需要研究和采取同时促进两种成本节约的措施。从生产费用和非生产费用均衡分配的角度说,或许存在某种“社会必要周转时间”<sup>①</sup>。

#### (四)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连续性

资本主义再生产或资本积累复合化为社会总资本的运动时,会呈现不同的特征并产生不同的运行要求。资本增殖的要求的满足,只有在其动态和扩展的过程中才会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商品价值构成的基础上,通过将社会总资本划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全面分析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若干基本条件。在马克思看来,第一部类以生产资料形式体现、价值相当于该部类可变资本价值加剩余价值的产品总供给,必须满足第二部类以消费资料形式体现、价值相当于该部类不变资本价值的产品总需求。这样才能通过市场交换,在价值上平衡地实现两大部类之间使用价值的替换或补偿,使得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得以延续。简而言之,即  $I(V+M) = II C$ 。就扩大再生产而言,前提条件是剩余价值资本化或资本积累,而且两大部类要协调进行资本积累。这样,当第一部类进行资本积累,增加对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需求之时,就需要第二部类也进行资本积累,相应增加对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需求,而且在扩大规模的条件下,同时实现两大部类的物质平衡和价值平衡,这样,两大部类之间仍是互为条件的,社会总资本积累或经济增长由此才是可持续的。简而言之,即  $I(V+\Delta V+M/X) = II(C+\Delta C)$ 。在这里,平衡条件或实现条件就是连续条件,而一旦失去平衡就无法实现连续,造成社会再生产中断或经济波动乃至经济危机。限于篇幅,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连续性,需要另外专门研究和叙述。

综上,连续性是社会化的大生产的重要特征,由此,企业之间势必会有意无意地开展连续性竞争,就是说,它们不仅比规模,而且比速度、比连续,并把它当增加利润和成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从宏观经济角度看,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连续性也是经济平稳运行和持续增长的内在要求<sup>②</sup>。

### 四、经济危机是社会再生产连续性中断的突出表现

连续性作为社会再生产的规律,在发生经济危机时,其必然性就会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马克思指出,“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基础所决定的,虽然这种连续性并不总是可以无条件地达到。”<sup>③</sup>生产连续性的中断,在《资本论》的著述中,可以整理出以下突出表现:

#### (一) 生产失调

马克思认为,追逐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在超越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其中,生产连续性就是这样一种规律,有着极强的社会性;它的破坏将造成现代经济的灾难。由此,经济危机本身,可以认为就是社会生产连续性本身的中断。马克思指出,再生产的一切必要前提是互为条件的,但是,它们是由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作为媒介的,包括彼此独立又互相交错的流通。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呈现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原

① 大卫·哈维,2017,《资本的限度》,北京:中信出版集团,第304页。

② 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资产阶级政府对经济周期有意识的宏观调控尚未提上日程,但后面从本文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在应对生产非连续危险方面,那时也有一些制度安排已经悄然生成。

③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18页。

因<sup>①</sup>。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是生产的内在的规则性与交换的外在的无政府状态并存。一定的、预定的价格关系是再生产过程的条件,所以,由于价格的普遍下降,再生产过程就会陷入停滞和混乱。当然,从周期性的角度看,已经发生的停滞,又为生产在资本主义界限以内以后的再度扩大准备好了条件。

## (二) 流通困难

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危机时期,人们往往分不清市场销售不畅导致的意外商品积压和为保证正常流通的积极的商品储备。与此同时,信用制度加入进来,成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sup>②</sup>由此危机经常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信用膨胀和信用萎缩成为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正常现象。但是,马克思强调,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马克思指出,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这个事实,已经包含着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不仅起着流通手段的作用,而且也起着资本的作用,同时又会产生这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使交换从而使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成为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偶然现象。

## (三) 信用中断

在商品经济中,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方便了商品的全面交换,但也使买卖在时空上脱节,隐含了危机的可能性。进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使信用关系发展起来。这一方面缓和了市场缺少流通手段而导致的交易中断,使商品更大规模和更迅速地流通起来,但另一方面,由于支付链条的中断,所有交易都要求用现金结算时,又会加剧潜在的实体经济的危机。马克思指出,信用使经济具有一种扩张力,生产扩张与信用发展相互促进,但也不能对信用制度的生产力抱有神秘观念。毕竟,信用的基础仍然是产业资本,市场周期是信用期限的依据,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最充分的运用,信用持续存在和得以扩大的前提是社会再生产的连续性。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

# 五、确保再生产的连续性是引起一些市场经济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

既然连续性如此重要,那么,相应的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一般也成为必需。不过,在马克思看来,制度创新通常并不是当事人自觉选择的结果,毋宁说,在很大程度上,制度演化是发生在经济因素互动的社会过程中的。在这方面,马克思的一些叙述,很好地展示了生产力要求转化为生产关系变革的过程。作为政治经济学,尽管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揭示生产力要求如何派生生产关系过程,仍然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必要和重要内容。马克思在此树立了典范。马克思的论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 (一) 产业后备军制度

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要求一定量的商品和生产要素不断处在市场上,也就是形成储备。这是生产连续性的物质保证。从生产的主观条件看,生产资本还包括对劳动力的购买,因此工人必须能够随时雇到。从社会的角度看,产业工人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人力条件。就是说,产业后备军也是生产连续性的必要支撑条件。本来是工人的个人消费行为,现在具有了

<sup>①</sup>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59页。

<sup>②</sup>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98页。

社会的必要性,是一种“次级资本循环”,甚至资产阶级也有必要借助消费信贷等手段,平滑生产和消费关系,促进工人阶级消费的合理化<sup>①</sup>。由此,不仅可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现象,而且对于理解经济周期也有帮助。劳资关系不仅有相互矛盾的一面,还有相互配合的一面。马克思说,“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这种变动能够维持和恢复,需要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再生产的周期性一旦固定下来,相对过剩人口就是现代工业的生存条件”<sup>②</sup>。换句话说,劳动力储备,人才储备,以及劳动力和人才的自由流动,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必然是再生产连续性的条件之一。马克思指出,通过对投资场所的竞争,社会资本在不断的平衡中不断趋近(利润率)平均化,为此,需要两个条件:(1)资本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2)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部门转移到另一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流动性。并且,整个市场体系各个部分的相互配合不可或缺。

## (二) 商品储备与运输制度

马克思认为,大工业的起点是劳动资料的革命,而经过变革的劳动资料,在工厂的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获得了最发达的形式。特别是,大量的生产性储备是生产连续性的保证。这是因为,由于分工,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一定劳动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原料数量也就按比例增大,单个资本家手中的最低限额越来越大,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也就要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资本。在机器产品中,由劳动资料转来的价值组成部分相对地说是增大了,但绝对地说是减少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经常表现为采用资本密集或劳动节约型技术。实际上,社会储备可分为生产资本的形式、个人消费基金的形式和商品储备或商品资本的形式。其中,生产资本的储备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最重要特征,它与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息息相关。另外,储备还可以再分为意愿储备和非意愿储备。特别是,销售过程越快,再生产更新就越顺利。于是,合理的储备量,成为科学管理或管理科学的应用领域。在当代,存货管理已经成为需要运用运筹学思想和技术处理的问题。此外,为了保管商品,就要支出保管费用。这些费用虽然并不是生产性的,但由于保存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保存商品价值,因而合理地加入商品的售价当中。生产资料生产的规模和能力,交通运输的发展,信用制度的发展,原料、半成品在相关供应商当中适当的分散,储备管理的社会集中……等,有助于单个企业减少储备及相应的费用支出。另外,要使过程的连续性不受不利因素的影响,就要使必要数量的原料能够更迅速地、更规则地、更有保证地不断得到供应,而不致发生任何中断<sup>③</sup>。换句话说,实体经济的交易成本的节约始终是交易方式创新的方向。

至于运输,马克思认为,运输所实现的场所的变更,创造了商品的一种空间上的使用价值,是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内的延续。其一般的规律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运输追加到商品中的绝对价值量,和运输能力成反比,和运输距离成正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运输费用追加到商品价格中去的价值增量部分,和商品的体积和重量成正比,与所运送物品的货值成反比。因此,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运输积聚(规模扩大),可以有效地降低单个商品的运输费用。可以说,这里体现了现代物流的生产性。关键不是距离的远近,而是运输的速度,而速度又取决于运输服务的常规性、可靠性。连续稳定的运输甚至可以进一步帮助节省上库存的费用。

## (三) 货币准备金制度

经过细致的分析,马克思指出,资本运行经常要依赖货币准备金。可能的价格突变,会对资本循

① 大卫·哈维 2017,《资本的限度》,北京:中信出版集团,第 171,376 页。

②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659 页。

③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60 页。

环产生干扰;漫长的劳动期间,引起流动资本不断增加预付;大规模、长时期的投资项目,单个资本无力承担,需要整个市场的统筹;最终,建立生产资料储备,也需要货币准备金。这实际上反映的是连续生产对相关制度创新的需求。另一方面,资本周转中随机出现的“资本束缚”和“资本游离”,既使得信用制度成为必要,又使得信用制度具有了货币基础。这样来看,所谓信用,都不过是资本之间的关系,是资本在不同经济主体中间的分配:经常是,在一处作为贮藏手段的货币,到另一处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从整个社会来看,当对货币普遍的依赖形成后,维持生产连续性的职责几乎全部压在了货币体系身上。

#### (四) 商业信用制度

为确保生产连续性,引入信用制度是现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制度创新之一。可以认为,离开了信用制度,现代资本主义不能存在;信用促进了资本流动和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信用也是货币流通速度的最大调节器<sup>①</sup>。马克思认为,由于流通时间不同引起的资本周转时间的差别,是各种信用期限的物质基础之一,并且一般说来,也是信用制度的源泉之一。具体说来,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是:它是利润率平均化运动的中介和平台;它通过减少现金支付、加快流通速度和使用纸币等方法促进了流通费用的减少;由于信用,商品形态从而资本形态的变化加快,整个再生产过程因而也加快了;由于信用,企业必需的准备金量缩小了;信用帮助成立了股份公司,使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使私人资本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使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而资本的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广泛的信用体系,使单个资本家取得了以对以社会资本为代表的整个社会劳动的支配权<sup>②</sup>。

#### (五) 银行制度

马克思指出,就单个资本来说,再生产的连续性有时或多或少地会发生中断;干扰越大,就必须持有越大量的货币资本随时应对冲击,才有可能排除干扰;而这使产业资本家的职能越来越转化为各自独立或互相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权力<sup>③</sup>。具体来看,一开始,纯技术性的货币收付方面的动作,本身形成一种特殊业务,它在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的时候,使结算和平衡工作成为必要。这种业务所花费的劳动是一种流通费用,是一种不创造价值的劳动。由于这种劳动由一类特殊的代理人或资本家替其余的整个资本家阶级担负起来,这种劳动就缩短了。进而,货币经营业作为媒介,担任货币流通的各种技术性业务,使之集中、缩短和简化。它提供技术手段,使自愿的货币贮藏(准备金)减少到经济上的最低限度。它中介货币分配,联系各种支付,平衡差额,减少周转所必需的货币现金流量。可见银行制度也是集约性的,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效应。

总之,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并把它投入货币市场,从而剥夺了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又建立信用货币,从而限制了贵金属本身的垄断。银行制度,就其形式以及组织和集中程度来说,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精巧和最发达的产物<sup>④</sup>。不仅如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职能资本家支配,以致这个资本的贷放者和使用者,都可能不再是这个资本的原初的所有者或提供者,出现资本使用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因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似乎扬弃了资本纯粹的私人性质,承担起一种在不同形式中配置资本的社会性的职能。从这里,似乎可以看见后来现代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的端倪。

## 六、结束语

继1990年推出《改变世界的机器》一书,将日本丰田公司首创的制造体制称为“精益生产”并引

①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90页。

②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92-497页。

③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24页。

④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85页。



起重大反响之后,1996年,詹姆斯·P·沃麦克和丹尼尔·T·琼斯两位专家又出版了著作《精益思想》,针对批量和排队进行生产的(福特)体制造成的种种浪费,提出了依据价值链、构造单件流、实现平顺化、把握节拍时间、由需要拉动生产、进行可视化控制……的(丰田)生产模式<sup>①</sup>。本文认为,按马克思经济学理解,精益生产的实质是加速资本周转。由于再生产过程更好的连续性可以使企业获得超额利润,因此,生产连续出效益,不连续就有浪费。克服浪费,是效益增加的一个源泉。

马克思对生产连续性的论述,至少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启示:其一,生产连续性是一个劳动生产率因素、竞争因素、效率因素和总量平衡因素,社会化大生产设法保障生产连续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其二,尽管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但有必要弄清楚生产力怎样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尤其是现代生产力的进一步演化方兴未艾,联系生产力的变化趋势研究新兴生产关系是当代政治经济学家的使命。其三,在构建保持生产连续性的制度安排方面,马克思已经探索的若干方向,比如,人力资源储备、物资或商品储备、交通运输能力、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等,都是进一步研究的有益的出发点。经济运行借助速度提升效益,经济速度又倚重于生产的连续性。

#### 参考文献:

- [1] 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1987,《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
- [2]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3]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4]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5] 恩格斯,1999,《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
- [6] 詹姆斯·P·沃麦克,丹尼尔·T·琼斯,1999,《改变世界的机器》,北京:商务印书馆。
- [7] 詹姆斯·P·沃麦克,丹尼尔·T·琼斯,2005,《精益思想》,北京:商务印书馆。
- [8] 大卫·哈维,2017,《资本的限度》,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 Marx's view on Continuity of Production: Based on Understanding of Das Kapital

ZHAO Jia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Abstract:** Maintaining continuity of production and accelerating velocity of capital to gain profit is one way for an enterprise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After neatening Marx's view of time economy, one can find: continuity roots in large-scale production by means of co-operation, work-divided and machine-manufacturing. It is also the intrinsic factor of capital circulation. On the contrary, crisis shows stoppage of re-production. Man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are to ensure continuity of social production as a whole.

**Key Words:** social re-production; continuit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责任编辑:王艺明)〔校对:董玉斌〕

---

<sup>①</sup> 詹姆斯·P·沃麦克,丹尼尔·T·琼斯,2005,《精益思想》,北京:商务印书馆,第4-6页。